



增訂 汪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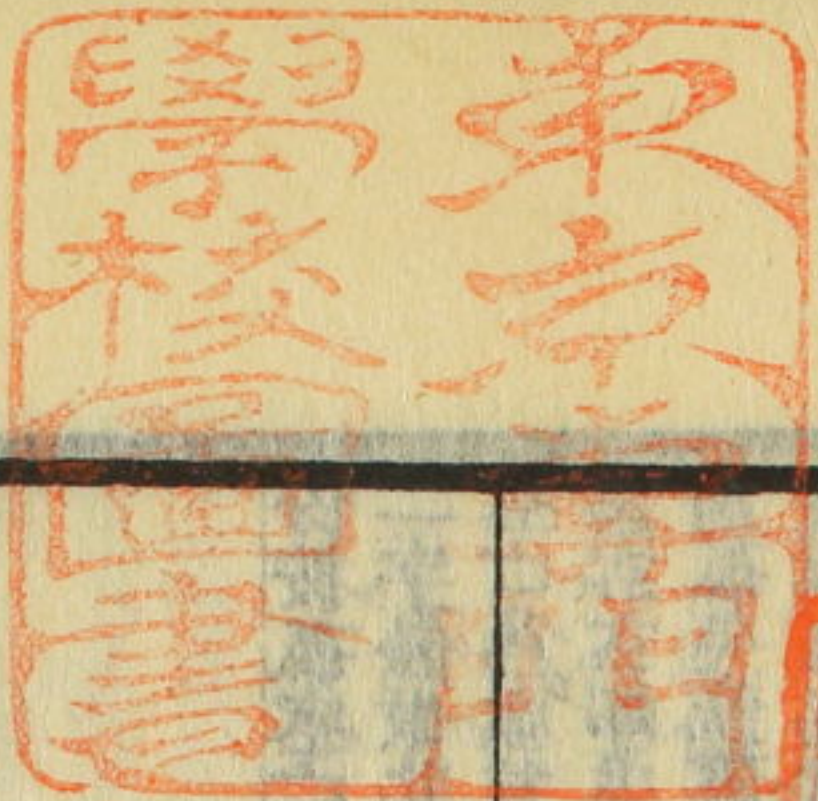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 四

三六

仁 12  
474  
38





門口 474 38



翼註曰天時地利總不如人  
和疊下重入和上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聲實

為詳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

章至終篇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蔡氏曰時

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日時十二時日

困勉錄曰孤虛二字大金燕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出雙峯饒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

份按孤空亡也之上有舊說二字餘做此之下則云今按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蓋本宮空空即虛對宮所對宮空則孤矣蓋舊說以空亡為孤其對宮為虛金氏則以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輯釋全載其原文乃大全則刪去舊說二字及今按以下則以舊說

為金氏之說矣謬甚也○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午未二字乃辰巳之訛辰巳者戌亥之對宮也○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五字乃位字之訛

四書釋地又續曰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

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概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本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

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惠曰孫爽疏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文當觸類而推之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文分兩邊

自解之

隆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份按賈公彥典命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九里或據里代法也山堂考索云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城中之制宜以計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由此觀之則城之三里者恐難定指為子男國都也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日鏡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通考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為犀甲

翼註曰城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又曰多助之至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出多助外也○說統曰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民歸說便得下文○份按困勉錄云故曰城民節是言入和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入和愚謂二節總是說入和之勝

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存疑蒙引曰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愚按晁錯籌邊策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革出於地利也枚乘諫吳王濞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米粟出於地利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而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疏也不亦孤

於天時地利處末節只說足  
域民節之意耳不可如此分  
看也。又按徐傲云此條  
極言入和之當得不是推入  
和在於得道章旨說入和處  
已含得道意愚謂即說入和  
在於得道有何不可。  
四書釋地曰漢地理志言齊  
初封地為魯。魯人乃勸業  
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  
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註  
無分入者謂通往來不常厥  
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  
將去矣。論語之書疆負而至  
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  
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  
可以觀世變云。  
說約曰親戚叛之親戚字重。  
言不祖一國天下順之天下

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雙峯饒氏曰。緊  
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  
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蒙引。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革何以亦謂之利。曰  
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為銳。蓋切利之利  
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  
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存疑  
上言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係言得入  
和處得道正是得入和之本。多助天下順之方得入  
和也。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孟子嘗曰。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云云。又曰。貴德而尊士。云云。是也。  
○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  
多助正  
是人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字重亦不祖一國。  
說統曰以天下之所順不是  
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  
言以我為天下之所順。彼  
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  
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  
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  
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  
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附淺  
說。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自我之攻彼而言  
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眾也。自彼之  
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  
○蒙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人和言之。言  
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非惟天時之善  
人為之乘。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  
之險。地利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

份按或自往見原文作或自往見王語意更醒

他不合來召為其實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

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

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

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翼註曰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出乎本欲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權辭所晦縱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說統曰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四書脈曰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吳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跪

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附存疑孟子辭疾出甲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實已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甲之意也看來孟仲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

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伴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意弊緊要處○徐傲弦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下之人不敢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致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困勉錄曰註敬之大敬之小輔氏以心與貌分貼大小看來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又曰總註恭敬亦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呂晚村曰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

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又曰一邊陳舜舜之道所以  
責難一邊卽不陳非舜舜之  
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  
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  
無數門庭

下英才而教育孟子猶不得如意正爲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屨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

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存疑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

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爲不敬也○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四書林曰晉楚之富富字該  
爵在內○異註曰仁義富爵  
還主仁不富富義不富爵說  
不但僅僅相當而已○吳因  
之曰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  
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說自  
家了不消更端起話故下就  
接以惡得云云○困勉錄曰  
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  
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  
相值始成其尊則非達尊矣  
又曰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  
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  
又曰齊合註云惡得有其一  
二句註云今齊王但有其爵  
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此  
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  
體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  
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  
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已自見於言表耳。按此與蒙存淺說稍異。此似蘊藉姑俟再定。

份按溫公疑孟云。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齒。德可慢彼哉。故朱子辨之如此。爵也齒也。以下乃另是一條。

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前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閒意見。

吳因之曰。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可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無待言矣。此處正好得賓師意出。若非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存疑。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以孟子之不赴召。為不敬。景子之所言也。豈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子之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召。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豈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乎。則圭角盡露矣。○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嫌於彼也。大意是如此。○蒙引。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非

困勉錄曰胡致堂云士之不  
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  
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  
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  
必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  
其君處

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分哉。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士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附存疑德以人之所得言，道即其所

得者也。德如心道如性。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

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存疑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與大有為也。○淺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甲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

有為故曰莫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成其德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

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

翼註曰管仲且猶不可召桓公不召管仲上又曰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脉

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謂客卿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

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

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

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日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

公孫丑下

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明著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啟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附朱子文集讀余隱之尊孟辨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

說叢曰：按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袖有辭，便墮小人之計矣。此不可不知。

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音也。附蒙引：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份按蒙引謂不必說出皆是義陳臻之問只是是字無義字此說大謬夫不以義為權衡何以見得其為皆是若謂本文無義字不必添出是欲解經者只以本文字面還他也是全不知解經之法矣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或問齊餽兼金一百鎰趙註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黃金至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考之漢律歷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鎰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淳于

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豪以金千鎰遺燕將即平原君為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尚有升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過於厚耶或又問古之權與今同耶異耶金之價視今輕耶重耶余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

孟子卷之四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存疑此章與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章一般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

贖徐刃反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未有所處則無聲辭而義不可受

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

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存疑未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子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存疑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值錢六十緡。奚啻倍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又曰。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車馬百駟。蓋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為一斤。  
四書釋地曰。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

見處字意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通作與唯當於理而巳。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子。尹氏併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子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日戟。單枝。日戈。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曰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為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為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為古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四書釋地續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鄆。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違。講義皆能辯之。余直取

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饒氏。日凶年說。得闕。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宅。宅謂之宮一例語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去聲。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可。然下文須費辭。陳氏曰。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悅而不釋從而不改故耶。

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也。

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鋼之也。蒙引。陳氏曰。孟子一言云。云。按悅不釋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釋而改之。不得自專。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通考。趙氏

四書釋地曰。靈丘亦屬齊邊。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與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蚺鼃去王。遠無以為王闕。特辭靈丘請

士師足徵為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緣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為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註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齊合註曰。上二節蜚龍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蜚龍。故得從容不迫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蜚龍有言責。龍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龍賢於距心矣。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



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附朱子文集雜著溫公疑孟曰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言責乎朱子曰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尹氏曰進退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雲峯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

困勉錄曰南軒謂齊王不欲以事煩孟子而使驩治之若即以大註有司指驩固不非矣即依蒙引謂其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驩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又曰輔氏謂若事有不治則亦須與驩言此亦孔子與陽貨言之意也蓋孔子之與貨言也是與途人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驩言也是與輔行者言也非與驩言也四書釋地曰子少時習孟子

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

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傳趙衰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為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菑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亦不為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為疑唐宋璟風度凝遠入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與又曰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驩積憾故○份按孟子之於王驩終是惡之而不與言輔氏之說非也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平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附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四書釋地曰贏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杜註

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乎余曰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為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而復至齊為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為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山嬴縣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

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訝曰充虞嘗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鄰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櫛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進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翬之飾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郝氏既葬於魯，反於齊拜君，賜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微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歛，弔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從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况葬後耶？郝氏之誤解，可足據耶？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丘文莊潘家禮儀節有

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決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僭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旬反，下一節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

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

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

伐燕為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

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

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

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

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朱子曰孟子言伐

燕處有四燕父子

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

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

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

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

伐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附存疑未也只作未曾說蒙引謂未有其機故曰未也而不自無之非是○蒙引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人字是殺入之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說統曰齊之伐燕所謂乘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慙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陳賈乃逢其惡舉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便有不審逆料其畔的心勝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隱隱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有的安得以周公為解○齊合註曰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蒙引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賈

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孟子不以爲是知其將畔而使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意重不智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因之曰孰仁且智且字與善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取燕耳又曰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為主說况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

以周公事為王解之也。四書脉曰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賽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困勉錄曰蒙引謂不智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拘又曰此章論周公事專以管叔說不必牽誅管叔說。

五十一卷之四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

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

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

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

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宋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是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

五十一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人倫其當然者爾。附纂逆先也。附蒙引必求無過必  
須。逆探其况之惡而棄之矣。然則孰與有過之為愈  
乎。蓋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也。此等過真是聖人  
之不幸而已。何可求免也。○存疑周公之過當有不  
當無周公而無過則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惟當論  
其大不必錄其小是其無過適所以為過也。周公而  
有過則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惟當取其大而不必  
計其小是其有過正所以免過也。此周公之過所以  
為宜與舜之信象同一天理人倫之至。○周公果是  
不知其將叛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若謂本知  
其將叛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養天  
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過本不當有亦  
有當有時若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蓋事有重於此者  
此處彷彿似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周  
公以兄弟而受不智之過孔子以君臣而受黨惡之  
過。然周公之過初不自知孔子之過分明知此其不  
也。同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子窺賈為君文  
過之心於不言去聲。○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去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



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

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

章齊人伐燕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

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

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

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

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

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

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

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為齊王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為介與往弔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全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為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潛王之禍實兆於此潛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

章在於燕人畔陳賈釋慙之後似為此後去齊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待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鍾之數非一歲有也請備陳  
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  
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  
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  
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  
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  
或又問古之量與今同邪異  
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一斗七  
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

五纒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  
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  
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  
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  
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  
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  
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  
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  
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  
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  
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  
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  
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  
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  
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  
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  
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  
况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  
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  
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

鍾之數非一歲有也請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一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去聲各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曰四

豆爲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附通義仁山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如此則是宜王亦欲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意以爲孟子止可爲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爲政○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

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况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

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爲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附蒙引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邪

或麥或錢與或各存而未必  
實給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  
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  
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  
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此豈  
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  
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袖猶  
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  
變至戰國可勝慨哉○名存  
而未必實給自注云漢三公  
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  
十斛斛卽石也○足食四千  
人有奇自注云照周禮廩人  
八月食三鬴算鬴卽釜也  
份按呂成公語似是深文然  
亦可備一說

困勉錄曰蒙引謂二使字不  
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  
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  
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  
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  
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  
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此  
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  
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  
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徒玩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下文蓋子叔疑  
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  
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受其祿則無以  
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  
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  
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岡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岡謂岡羅取之也雙峯饒氏曰  
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從而征之  
於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謂人惡去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  
也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  
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

困勉錄曰按因之謂開口便說繼此得見是顯然聽其去至其託時子之留亦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亦不必如此深文程子既謂其未為不可矣蓋齊王所以不是者謂其以利留孟子也若如此種議論則仍在利上較量了問不以利者如之何曰只依中國數語而加之誠心即非利矣苟無誠心雖加諸上位猶然利之也利與非利在意末之際耳

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初八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闖出者矣

說統曰通章重在無王命上○翼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李衷一日兩無人之人正暗斥留行者言這一人留子思却承繆公之命來道達誠意故子思為之留這一人留泄柳申詳雖無繆公之命然不向泄柳申詳自敘已留意却從繆公稱道調護故泄柳申詳為之留今既不承王命來留又不去調護王側徒走在我面前空把已意代王說殷勤耳何益之有據孟子責備他意思還在無王命上○摘訓曰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

一則君使入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困勉錄曰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自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者當以留世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世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世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世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德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附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世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一事若世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繆公以待世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世柳申詳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有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蒙引有欲為王留行章輔氏註大謬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

日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

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

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世柳申詳之事始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蒙引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謂不是絕

翼註曰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賽合註曰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譏雖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過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附蒙引

孟子有三段一日是不明也二日是干澤也三乃日是何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耶日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為不足為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日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附蒙引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應聘而往見也日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王也

子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說統曰。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書。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書。孟子則謂既出書之後。此心猶不舍。王如改諸。可是。述予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述豈舍王哉之意。○翼註曰。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說叢曰。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蒙引未出畫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及出書而猶自以為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云云。予曰望之。此又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

留之也。於既去之日。而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所謂為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為善處。輔氏以此為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愛君澤民之餘意。處此是出書後心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權之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

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子。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附蒙引。惓惓之餘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欲也。惓惓餘意。必予不得已之後事。○尹士是荷蕢接輿之流。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拘者。蓋可與者也。

**情而荷** 何可反 **蕢者所以為果也** 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朱子曰

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情矯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于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

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蕢之恣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宜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呂晚村曰此節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闢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說統曰五百年重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附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

時吾道行止之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

皇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宜反宜生之屬

通考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五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王者上善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興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份按呂說重在名世說統重在王者二說似乎相反而却是相成故並錄之

困勉錄曰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紕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著想方合

困勉錄曰。註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者。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兩句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末節對看出也。○按註憂世樂天緊頂上雖若不豫而實未嘗不豫。二句來當以後說為是。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人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附存疑。

賽合註曰。據禮註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看為是不可以末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  
四書釋地續曰。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卒充。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己。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固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任之。已亦樂天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又曰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並非。

孟子卷之四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

旅之事而戒嚴耳○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

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峯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

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

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

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

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

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

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

仲連乎

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言

平

國之於高橋也非謂益于一人而無益於其民  
 銀而去後王儲於以萬通氣之登也孟子其意  
 一受其種順為種而無益於其民而於其十萬之種  
 疎此孟平始高其然不佩豈非益於本全在也  
 孟之何言則以種然不受種之謂也其意不  
 善見豈非聖澤可計也孟子曰澤則聖之矣宋  
 不合其種然亦實然也則以孟平當知其玉  
 亦謂其之出也公養之出也平當知其玉

